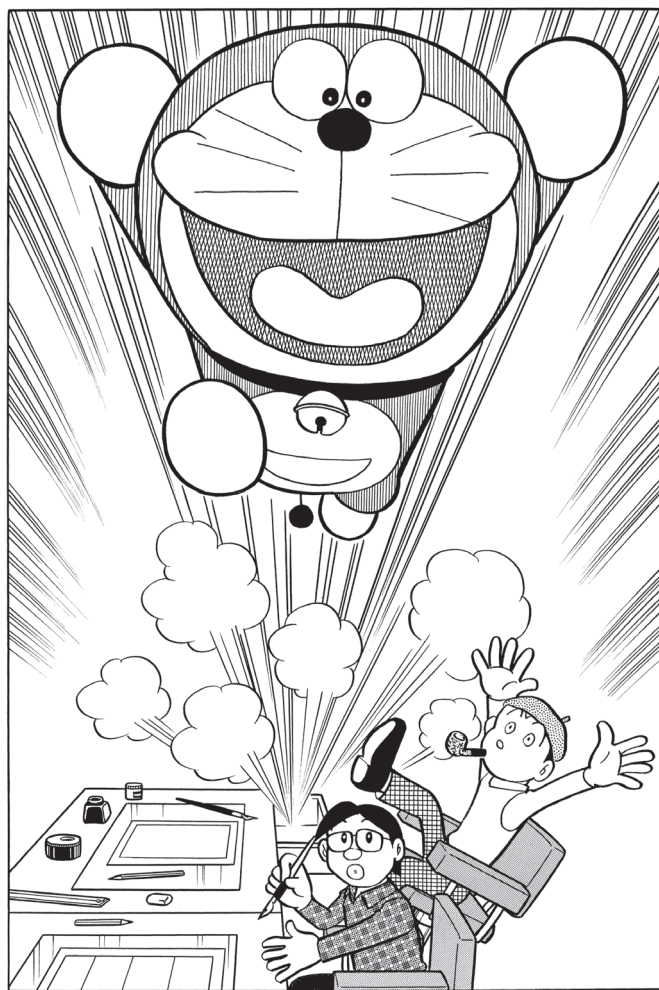


The Book and You

Making the Digital Connection



1970 年，哆啦 A 梦诞生于藤子·F·不二雄笔下。
四十三年后的 2013 年十一月，全彩色电子版《哆啦 A 梦》于北美登场。
我们让哆啦 A 梦能跨越时代，与全世界的人们相遇。
由 Voyager 协助此数字化计画。 ©Fujiko Production

数字令您与书相羈

目次

给写书的人们	鎌田纯子	2
书与网路与 Romancer	大谷和利	6
美国出版界到底正面对着怎么样的变革	秦 隆司	10
最贴近我们这一边的媒体	萩野正昭	13

给写书的人们

株式会社 Voyager 董事长 鎌田纯子

❖在 Web 浏览器上读书

▽二十二年前的电子书

二十二年前，Voyager 以数字出版为目标而创立，时值 1992 年十月。那是没有 Google 搜寻、也没有 Amazon 的 Kindle，更没有 Apple iPhone 的时代，甚至连数字出版的概念也尚未成形。所谓出版，就是出版社透过经销商与书店，让印刷出来的书得以流通。这机制通过多数的书籍精粹拔练，形成了紧密的环节。其中没有任何让数字技术得以介入的余地。

2011 年，IDPF（International Digital Publishing Forum, 国际数字出版论坛）所推动制定的 EPUB 格式，进化到了 EPUB 3。EPUB 是电子书的世界标准文件格式。EPUB 3 则加入了包含日文在内、对世界各国语言的支援、交互性、近用性（Accessibility）、多媒体等各式各样的规格于其中。紧接着阅读程序、制作工具、发表机制等也得以统一。现在，与电子书相关的人应该不会不知道 EPUB 格式。

但在 1992 年，当时网路上连书店都没有，知道电子书的人也很少。常有人问：数字出版是什么？那时我总会费力地说明、解释：数字就是 Digital，就是个人电脑。你可以自己将声音、录像加入书中、自行出版。做出来的书是在屏幕上阅读的电子书。我们对于“数字”这个词汇抱有很大的梦想。

▽到底数字出版算什么？

当年的电脑是一台要价三、四十万日元的高价商品，要是和现在的电脑比较，性能上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但就在几年之间，CPU 从 16 比特进化到了 32 比特，显示器分辨率也从 640 x 400 像素，进化到了 1280 x 1024 像素，并且从 256 色提升到了全彩。发展速度超乎预期。Apple、HP、NEC、富士通、日立等电脑大厂家纷纷发布了新的机种。为了让内容得以持续流通，阅读程序与制作工具两方也需要不停地更新版本。但就算持续更新，内容也多半是难以卖掉的作品。让我们不但气力萎靡、体力耗尽，几乎到了一蹶不振的地步。但是我们真正体验到了数字化的魅力，也只有这一点让我们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一本书的诞生过程中，书写是最困难的部分。若以纸张印刷出版的话，所写下的东西就会以书的方式留存。但是，换成电子书，

耗精费神做出来的书却非常难以留存。注定得面对持续发展的硬件与操作系统的变革。运用硬件全部功能所做出来的电子书，势必会跟着硬件一起逝去。这不得让人怀疑：到底数字出版算什么啊？

2008 年，Apple 开启了 App Store，那时是供 iPod touch 用来付费下载应用程序的商店。iPod touch 也是用起来令人赞不绝口的产品。当时真是觉得了不起，于是我们就试着将阅读程序与内容合为一体，以应用程序的方式来贩卖书籍，但很快地，我们就知道 App Store 作为书的卖场，有着极为深刻的缺点。Apple 会对内容作出审查，以让人无法掌握的内部规范，决定合格、不合格。导致很多书因为无法令人接受的理由而遭到退回。像漫画不合格，原因是里头有入浴镜头；商业评论不合格，原因是里头谈及乔布斯的作为。以生产商的武断判断妨碍出版，若这能称为 Apple 足以自豪的机制的话，我们可是无法接受。于是，就开始追求更为自由的出版机制。

▽ Any Difference?

2011 年，EPUB 3 诞生的同时带来了转机。我们开始开发称为“Books in Browsers”、以 Web 浏览器阅读电子书的机制，我们将自行开发的系统，取首字命名为“BinB（B-in-B）”。可以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作为阅读用装置，通过安装支援 HTML5 的 Web 浏览器来读书。只要连上网路，就能跟浏览网页几乎一模一样的方法阅读电子书。

迄今我们采用了名为 DotBook（.book）的独自文件格式作为基础拓展生意，这是首次采用 EPUB 3 技术。对我们而言，转舵航向世界标准的时刻来临了。

2011 年夏天我们历经思索后，用在（东京国际）数字出版展览会上，为 BinB 宣传的文案是“Any Difference”。使用这一句时，我们所想的是：以电子书专用阅读程序读书，和使用 Web 浏览器读书，有什么差别？阅读本身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然而换成电子书的话，在阅读之前，必需安装阅读程序。但是安装就像一堵高墙一般，据我们所知，不少人因为安装不了而放弃阅读。那么，如果没有阅读程序的话，不就能让高墙倒下了吗？于是我们选择 Web 浏览器来取而代之。实际尝试之后，通过 Web 浏览器也能充分体验到阅读一本书的实际感受。且能在短时间内支援多样装置，当然也不会受到审查和退件了。

经过二十年，总算能够提供一套让读者感受不到数字的机制。BinB 具备各种阅读电子书应有的功能（开启文件、翻页、切换章节、管理阅览书籍等等），并且可以像浏览网页一样便捷使用。而阅读书籍所必要的，也就是各位手上已经持有的装置和浏览器而

已，只要在上面按下“阅读”这个按钮就行了。易用性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受到 Yahoo! Bookstore、BookLive! 等电子书店，以及讲谈社、集英社等出版社的入口网站所采用。且能与 Google Analytics 连动，获得无法从 Amazon、Apple 等处获得的行销用资料，更能有效地展开事业。

现在人们依然对于电子书有着根深蒂固的喜欢与不喜欢的差异。经常听人们说：印刷书比较好读、喜欢油墨的气味、摸起来感觉舒服、能留着实物比较安心等等。过去听到人们这么说时，我总是难以控制情绪，并加以解释：电子书也用上了不错的字体而易于阅读、竖排也没问题、还可以搜寻……但如今，已经没有必要争论这些细节了。

BinB 再一次地振奋了我们对数字出版的士气。只要通过 Web 浏览器，无论是谁都能够阅读电子书。全世界的互联网使用者都能成为电子书的读者。这宣告了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重振诉说的力量

▽作为目击者，记录并且传达

在互联网上，个人也能作为信息的传达者。到现在为止，电子书不被视为书，屈身在社会的一角。个人也因此没有能轻易使用的发信手段。但若通过 Web 浏览器就能阅读电子书的话，世界将为之变。互联网就会成为个人的媒体。

实际上，我们每天通过互联网进行沟通。若称之为媒体的话，会有一种疏远的感觉。但是媒体本来不就是沟通的延伸吗？你和你所认识的人之间彼此往来的对话与信件，若将它们称为媒体或许让人感觉实在微不足道。但“口述传播”的确也存在着。获得信息、反馈信息，长久以来，对话与信件就这么作为个人媒体，直到现在依然存在。

互联网与报纸及杂志、与电视有所不同。对这些旧的大众媒体而言，我们仅是信息的接收方。这些组织为了提供给我们采访取得的信息，经过编辑后，做成报导或者节目。而我们所见所闻的部分，相对于整体采访获得的信息，可能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吧。

这让我想起 2011 年震灾的时候。电视反覆播放相同的内容，不禁让人想像通过编辑所隐藏的部分，反覆猜测实际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核发电真的没有问题吗？我有着这样的感触。于是，我通过互联网看了海外的报导，以及个人上传的影片，还有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的信息。知道朋友突然要搬去美国，以及关西突然需要增建数据中心等状况。还有外国企业突然发出召回住在日本员工的命令、IT 企业紧急采取应对地震的策略等，实际状况到底有多严重，通过互联网上的信息才得以一窥究竟。

互联网正在朝向世界大幅开展。而让我们已经掌握了能够朝向世界自由发送讯息的媒体。

❖首先，从撰写开始

▽让我们向前跨出一步。

从这里开始，是要讲给从来没想过要出书的人听的。就算从来没想过要出书，但应该没有人连一本书都没有读过吧。若有一百个人，应该就会有一百本以上的书被读过。这些书是以怎么样的方式被读的呢？到满足为止一读再读？或者被书深深吸引到眠意全消？从书中获得人生的指引？或者突然想谈恋爱？我只把所想到的给列举出来，大家应该也有过同感吧。

让我们再想另一件事。你读书的时间有变少吗？对我来说，的确有变少。不过是把时间花在书写上了。虽然说是书写，但却是写工作上的信件、以及在 Facebook 发帖。这些文字都会创造小小的对话。可以获得反对的意见，也能得到一些“赞！”。累积起来相当有趣。想要写下电子书或者数字相关的事情时会因而思索，分享自己的人生观时也会因而反省，有时兴致一来还会想写点短诗短词，因对话而产生反应，于是更想写下些什么。

有时不得不写下自己的意见时，不禁会去思考一番。刚形成的想法弱不禁风，而要把想法说出来，无论对谁来说都需要勇气。若能克服恐惧写下来，就会希望有谁能够读到它。“把事实记录下来最重要”，“就照你所想的写”，若别人能这么对我说的话，我就能继续写下去。

当你把所想的東西写出来以后，希望能够以怎么样的形式被人们阅读呢？

你会希望放在纪伊国屋书店，或者淳久堂书店卖吗？换句话说，就是希望能通过书店流通。但要使用这种渠道的话，就必须个人与书店洽谈，或者非得与管控流通的经销公司签约才行，很可惜，个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书店的流通机制是为了每年出版八万本新书的出版业而精雕细琢出的特殊机制。个人得以使用的渠道非常狭窄。首先，你得受到编辑者或者出版社的认同，作为商业作家才有可能出书。若委托自费出版公司协助出版，就要花上数十万日元的费用，让原稿通过排版、印刷、装订后才能做成书，并且放到书店贩卖。作为书店顾客的我们，对于这些过程几乎一无所知，实际尝试过后，才会发现出书这件事可以称为奇迹。书想要送到读者面前，其困难超乎想像。

接下来就是电子书出场的时候了。若换成电子书，在书籍制作与送到读者面前这两个环节都能轻松办到。需要负担的成本也会

少很多，通过电子邮件、社群网络或者博客就能把书传递出去。换句话说就是产地直送。一个人没有办法制作出电视节目，但书就可以，也可以体会做出一本书的酸甜苦辣。我觉得这就是电子书的好处。让我们从撰写开始吧。

▽通过 Word 五分钟就能做出电子书

让我们以今年七月开始的新业务 Romancer 作为范例，说明电子书制作与流通的方法。

制作的第一步就是写下原稿，这应该不需要多作说明。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会使用 Word 来写作，就请在 Word 上撰写，并且储存为 docx 格式，这个文件可以直接使用。若画漫画的话，就请准备好 PDF 或者图片文件。

准备好原稿文件后，接下来就要制作成电子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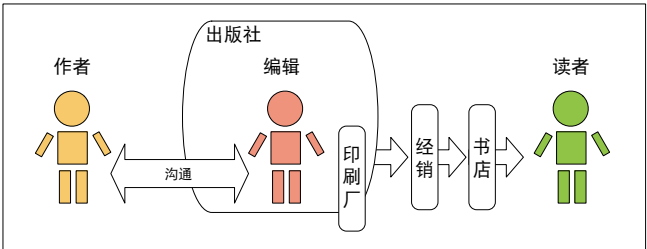
请将文件上传到 Romancer，按下转换按钮。转换成电子书需要花上点时间，请等候几分钟。标音（Ruby）较多时，或者作品是剧本时，根据作品差异可能会多花上些时间。当屏幕上出现供电子书使用的两个按钮（链接）出现了就说明转换成功。

这两个按钮各自有着不同的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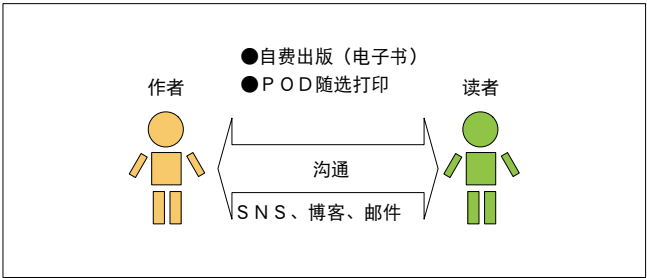
一个是让你下载电子书文件用的按钮。你可以从这里获取 EPUB 3 格式的文件。在电子书的文件格式中，EPUB 3 具有着优秀的互通性。现在已经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阅读程序可以开启。

你也可以在 Amazon 上贩卖这本电子书，Amazon 有提供名为 Amazon Kindle Direct Publishing（简称 KDP）这个协助个人出版的服务。只要有 KDP 帐号的话，谁都可以在上面卖书。市面上也有许多关于 KDP 的书籍，也不妨在网路上查找看看，有着不少体验心得、成功经验以及注册方法等信息。

过去：作者与读者间的沟通由出版社 / 编辑者所担当



互联网：作者与读者间的沟通通过数字化



另一个是让你能直接通过 Web 浏览器阅读的网址。你可以透过电子邮件或者社群服务将这个网址传给其他人，请他阅读你的作品。通过互联网，对方能够在浏览器上直接开启你所写下的书。就算在地球的另一端也没问题。只要你通过邮件传送出去，就会多一位读者。书可以把你和你的读者连结起来。

这个网址使用了 BinB 机制，只要通过 Web 浏览器开启这个链接，就能够阅读电子书。读者所需要的 IT 技术，就只是阅读网页而已。

读的人要是发现错字的话，应该会提出指正。就算是专业者，在文字处理程序里输入时也会选错字。最不可思议的是每每制成书后才会被发现。而重新读过一次后，也会发现叙述过于迂回而想要修改的地方，对专业者来说，这也是经常发生的事。这时你只要修改手上的原稿，重新上传一次，并且按下转换按钮，修正版就完成了。

读者能够通过相同的链接阅读修正版。活用这项功能的话，也能够用来连载作品。

❖书正在等待着你

▽开始读电子书吧

你也可以开始尝试第一本电子书。

你知道名为青空文库 (<http://www.aozora.gr.jp>) 的网络数字图书馆吗？这个数字图书馆收藏着著作权保护期间到期作品的数字文字文件。

青空文库开始于 1997 年七月。网站对外开放时，上面的数字文字作品只有五册：二叶亭四迷的《我手写我口的由来（余が言文一致の由来）》、森鸥外《高瀬舟》、与谢野晶子《乱发（みだれ髪）》（明治 34 年版与昭和 8 年版）、中岛敦《山月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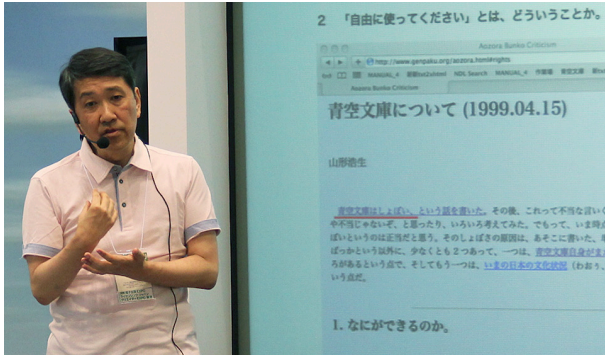
公开以后，青空文库马上集结了大量的志愿者。从选择作品、搜集资料、输入、校正，彼此帮助合作完成了这些工作。到了 2000 年，数量超过了一千册。根据已经过世的青空文库负责人富田伦生所述：超乎自己所描绘的蓝图，获得比想像中更多的赞同，并且以惊人的速度达到一千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接着到了 2014 年，达到了一万两千册之多。

此外，富田伦生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书常在空中，等待着某个人前来阅读。 <http://aozora.binbjp/reader/main.html?cid=56499>

（出自富田伦生所著《书的未来（本の未来）》）

就像是从五册开始的青空文库能够积累增加到一万两千册一般，你也能从第一本书开始。



富田伦生先生为传达反对着版权保护时间延长的诉求四处奔走。若没有富田先生，日本的数字出版就绝对不成气候。无论 Kindle 或者 KOBO，在电子书店开店时都利用了青空文库上的电子文字文件。为了支持让青空文库活动持续下去，也创立了“书的未来基金（<http://honnomirai.net>）”。

▽书在彼此羁绊间

因为工作使然，我现在读了好几本电子书。《不如去死》、《飞得更高·孙正义传》、《弹言》、《帅哥医生》、《Survival》、《如果高中棒球队女经理读了彼得·德鲁克》……

读这些电子书的动机并非一般。正确来说，包括接到制作成电子书的委托、或者是为了研究其他公司的系统而读。要是没有这样的背景的话，我会读这些电子书吗？说实话，我还真打心底涌起了亏欠感。怎么说呢，我能够找到这些书吗？

在互联网上，书要怎样才能被人找到呢？这个发现性（Discoverability）的问题不仅于电子书，也是印刷书的课题。通过关键字在 Google、Yahoo! 等搜寻系统查找时，怎么样才能让书排在搜寻结果的上位。如何在 SNS 上呈现出书名。就算问了在网络放广告、或者打电视广告会有多大的效果，大概也不大有机会投入这笔预算。

网络上确实有着信息，但免费的信息居多。人们要是在这些信息中不选择书的话，就不会开启你所写的书。尽管电子书存在于网络上，但就像在书店里被人拿起一样，可以算是奇迹，从简单搜索找出的这一事实上就能明白。

前面提到，媒体就是沟通的延伸。个人之间的沟通建构在深厚的信任关系之上。朋友推荐你某本书非常有趣，而你因此愿意一读的书应该为数众多吧。而在你感兴趣的演讲会场上买下的相关书籍应该也不少。知道这本书的人，或者作者，与我这个读者直接产生关系。在你的电子书与认识你的读者之关系间，发现性可以说比什么都强。试读、从购买到阅读的易用性等，甚至比印刷书还要优秀，所以我觉得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大家发现书、并且让他们阅读。

▽电子书的六要素：EBOOKS

我们之间每一个人都有着只有自己才能写下的知识、经验、观

点。请将这些想法通过自己的话语装到电子书里。若让电子书通过互联网流通的话，会让我们的社会非常多采多姿。我希望能够读到各位撰写的、洋溢着独创性的电子书。并且期望能够通过沟通、让意见深化。我觉得只要掌握能够实现的可能性，电子书就能成为让我们社会具有多元风采的一盏明灯。

开头我曾写下，与硬件进化作为交换代价而消逝的电子书“算什么数字出版啊！”的想法。书能够留存下来，比什么都重要。还有一些绝对不能忘记的其他要素，我将其写下，作为座右铭留存。

电子书的六要素：EBOOKS

ETERNITY（永续性）：到了未来也能够保存、纪录、呈现；

BORDERLESS（无边界）：能够支援全球市场与各种设备；

OPEN（开放）：采用开放标准技术；

ORIGINALITY（原创性）：以新的内容出版作为目标；

KNOWLEDGE（知识）：积存着想要得以留下的知识与经验；

SOCIAL（社交）：产生读者与作者的羁绊。

沟通延伸即成为媒体，而书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媒体。也就是说，书就是容器。若以容器的观点来看的话，电子书也就是书。过去没有如智能手机等得以携带的装置，为了读电子书就需要特别的装置。几乎不能斩钉截铁地说与印刷书是不同种类。但现在不一样了，手掌大小能够连网的装置只要数万元、数千元就能够取得。

印刷书的话，若不承担成本就不可能把书做出来。若换成了电子书，就能够毫不犹豫地挑战、尝试。出版的原点在于发表。将想要设问的事情认真地整理起来、赋予形体抛出于世。能将我们个人的记忆与经验，以个人能力所能达到范围内付诸于型，这是电子书最强大之处。

诉说自己的见解，并且传达出去。在这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不仅是单纯的信息消费者，更不能止于作为消费者而已。因为我们是不属于媒体组织的个人，更应该担下以目击者的角度纪录事实并且传播出去的责任。

我们所发出的讯息极为渺小。也因为如此，更应该齐心协力合作传播，而电子书作为能够协助你说出想法的工具，我觉得更应该尝试、利用看看。



鎌田纯子（Kamata Junko）

1957 年出生。于 Pioneer LDC 从事影碟（LD, LaserDisk）的市场导入以及多媒体作品的企划制作后，1992 年加入株式会社的创立行列。担任 CD-ROM 与网站的制作人，以及数字出版相关工具的制作与贩卖。2013 年十月，就任董事长。

书与网路与 Romancer

自由撰稿人、科技作家 大谷和利

❖即时性与双向性作为媒体普及之关键

若把过去长时间书籍的进化，通过艾伦·凯（Alan Kay）对人与媒体间关系的类比分析很有趣。

如各位所知，艾伦·凯是被评价为个人电脑思想之父的人物。Voyager 的萩野正昭先生曾在〈季刊・书与电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而于前日通过 Romancer 系统数字化，以任何人都能简易阅读的方式发表了《萩野正昭，数字大奋发（萩野正昭のふんばれ、デジタル！）》（http://rbinb.jp/epm/e1_2707_03052014040622），其中收录了该篇〈电脑革命现在才开始〉，里头将艾伦·凯描绘成努力不懈的“神童”，推荐各位一读。

艾伦·凯所提出媒体与人之间的关系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视觉信息量以及即时性还有双向性的平衡。他以透过故事提供人们娱乐的媒体为例，选择了话剧、电影、电视剧与电脑游戏，将彼此间的差异通过这三条轴线分析，探讨人们为什么会浸润沈迷在电脑游戏之中。

依照这标准，在你面前演出的话剧，不仅演出者与观看者共处同一个空间，而就在你面前进行的戏剧，也能提供最多的信息量。话剧所拥有的这份临场感，大幅压倒其他三种媒体。

但从反面来看，为了看一出话剧，必须移动到特定一组演员演出之所在、那唯一一处的剧院不可，同时演出时间也是固定的，没办法配合观看者的时间，在指定的时间与地点演出。在这层意义上，缺少着即时性；而且在故事会自己发展下去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是非双向性的。

相对之下，电影在临场感上虽然劣于话剧，但透过巨大屏幕投射影像，也能提供相当的讯息量。虽然要看电影也非得在上映的时段前往电

影院不可，不过电影院在各地都有好几家，某种程度上能配合自己的日程做出选择。若与话剧相比，即时性上多少靠近了观看者一点，不过，在故事的进行上还是保留在非双向性的状态，没有什么改变。

再谈电视剧（包括贩卖的影片，光碟、影带等），临场感比起电影更为贫乏，能提供的讯息量也有限。但是不需要移动到哪儿去，只要在自己家里转到该频道就能看，所以即时性相当高。虽然播放时间固定，但要是利用录影装置的话，之后想看时还是可以随时播放；有需要的话，故事也可以快进或者倒退，还可以暂停，在这层面上，多少附加了双向性的要素。

接下来是电脑游戏，特别在发展初期，解像度相当低，视觉上提供的讯息量极为有限。但是只要有游戏机的地方，想要玩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开始，即时性相当高，此外观看者（玩家）能够深刻地介入故事的情节，这双向性之高，远远凌驾于过去的媒体。

当时，电脑游戏软体是透过卡带等方式流通，但到了现在，互联网下载贩卖成为主流，更进一步提升了即时性。

透过这样的分析，凯做出了结论：就算信息量降低，但拥有高即时性和双向性的媒体会更强烈地吸引人们。当然，这与各种媒体的优劣没有关系。例如，现在话剧与电影还受到人们喜爱，就是因为那临场感之高，得于固定时间前往特定场所与他人共享体验的仪式性，像这样的魅力是非常独特的。

❖书籍形态的进化与人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反观书籍的进化，最早，六世纪初期义大利的修道士做出了书的原型而构成书的概念，当时在大张的羊皮纸上使用鹅毛笔写下圣人的语句。使用皮革线装订页面，再使用另一张皮革盖上作为封面，封面上加以金属或宝石作为装饰。写下的文字，相较于易读性，更重视中世纪美学，拥有如图样一般的细节，光是制作几个页面，就要花上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结果，不仅是内容，羊皮纸的触感与庄严的装订、以各种墨水写下的笔迹等，书中所含有全部的信息，都为了将宗教价值传递给读者、传以后世，这也成为了书籍的价值。同时这些与珠宝饰品一样的贵重书籍，仅限一小部份人能够阅读，并且也必须大费周章前往保管的地点才能够阅读。这可以说，毫无即时性，就作者与读者之间能够透过怎样机制构成的双向性来说，也是无缘的存在。

翁贝托·埃可（Umberto Eco）被改编成电影的名著《玫瑰之名》里，将重要的手抄书以及用以收藏的建筑物被烧毁的一幕作为高潮描写，所包含的内涵，不仅是图书受到烧毁而已，也有着一个文化与历史受到抹杀的意义。



萩野正昭 著
《萩野正昭，数字大奋发》

不管手书写到底是多么重要的存在，中世纪的手写书中，有着负责制作的修道士写下的抱怨，有趣的是能够传达出当时制作的辛劳（<http://tinyurl.com/7p663n4>）。“神啊，感谢。马上就要（因日落而）变暗了”（作者注：手抄作业基本上只有在天亮的时候才进行）。“这张羊皮纸毛太厚了”（精制不完全而难以书写）。“总算写完了。拜托给点什么喝的吧”（从痛苦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抄书无聊到快要死人了。背也驼了、眼睛也看不到了、肚子与侧腹痛个没完”（身体已经受不了了）。“读者啊，尊敬写字的人吧”（希望能够理解抄书的困难），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也能得知就算是修道士，也是人子、有其个性。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比羊皮纸更容易取得、制作的纸书之普及，是以十五世纪中叶古腾堡发行印刷术作为契机而开始。就算如此，早期称为 Incunabula 的活字印刷书印刷册数相当少，虽然相同内容的书能在较多的地方读得到，但知道这些书存在的人只有一小撮。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分特权阶级的专有品。

从手抄书转移到活字印刷，失去手写字特有的信息同时，在这黎明期，即时性虽然稍微地提升，但也很快停滞，而双向性上可以说毫无变化地无缘。

到了近代，随着大量出版时代的到来，加上各地的书店陆续到位，纸书作为容易接触的知识宝库而获得人们的青睐。用心装订的豪华精装书可以说继承了来自 Incunabula 的谱系，但随着目的不同，也有着常见的杂志、精装书、文库书等各式各样不同的进化。

例如杂志类，大量地使用照片或者插画，驱使吸引眼球的版面或者用色彩来吸引读者的注意，精装书或者文库本则是朝向定型化前进，使得装订能够透过简化而降低成本，字体也用了工夫单纯化来提升可读性。但是无论哪一方，共通的方向都聚焦于内容上。

现在我们可以回首思索，书，原来就不仅仅是所记载的内容而已，包含做为容器的部分在内而整体具备其价值。但我们可以说，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随着技术发展作为推力，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发挥“传达信息”这个本质，可望达到更有效率的传播而不断追求。

于是现在，只要到附近的书店或者图书馆，就能够获得想读的书，



为了不让人们拿走，手抄本会用锁链锁在读书台上（义大利切塞纳图书馆）



（左）古腾堡圣经（彩色装饰文字与装饰线为手绘）
（右）十五世纪的 Incunabula = 活字印刷品（请注意角落与装订边上用来装饰性的金属配件）

或者通过网店下单，只要一两天就能送到家里，即时性上若与前面提过的媒体相比较，大约介于电影与电视剧中间的阶段。

❖通过互联网实现迅速沟通

书籍流通机制的完善，让读者想要获得内容时，能够减少时间与空间上的制约，使得即时性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但是在双向性这一点，却几乎看不到任何进步。

信息传递方与接收方的交流依然停滞，读者只能透过既有的邮政制度等，将崇拜信写给作家，杂志编辑部则会把回函明信片加入装订里，以获得回复得知哪些报导较受欢迎，也就是说，依然停留在征求对内容意见与评论的阶段。

谈些别的，在大英帝国透过工业革命建立了近代化的生产体系后，大家应该都不大清楚下一步他们做了什么吧？实际上，在世界各地拥有殖民地，拥有足以被称为日不落国的领土的他们急于整备的，就是能够连接所有殖民地、跨越地球规模的电报网络。

此外，美利坚合众国南北战争时，北军能够获得最终胜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司令部得以透过电报系统快速掌握前线的状况，确实将武器与弹药运输该处。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电报不仅功能极为有限，能够使用的人也仅占少数。但人们能够迅速获得必要的信息，无论在生活上、工作上、甚至国家战略层级上，都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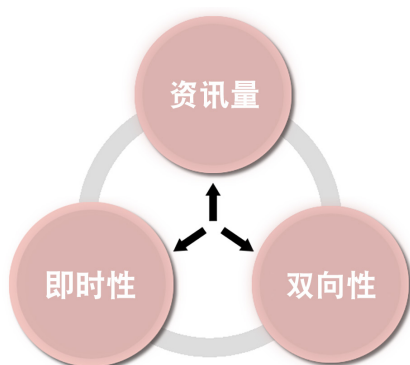
但是，除了电报所能掌握的信息基本上仅限于文字以外，使用上也限定于一对一或者一对多。同时若要发送或者接收讯息，也非得到特定的电信局才行。

相对之下，随着技术进步，诞生了能够传送包含影像、声音、录像等多媒体资料、多对多，且无论在自己家里或者公司也能够收送讯息的信息基础建设。就是在 1990 中期逐渐一般化普及、现在成为近乎不可

或缺存在的互联网。

特别是提姆·柏纳-李（Tim Berners-Lee）所发明的 www（万维网，WorldWide Web），制作出让任何人都能在网路上拥有数字化信息页面（Web 网页）的机制，更进一步通过 Web 发展让个人能用固定形式如日记般留下纪录（Log）的 Web Log，简称为 Blog（博客），以及让注册会员能够透过书写近况报告而形成虚拟社群的 SNS（社交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而使得人气广泛传播。

不管是网页或者博客或者 SNS，都能将写下的结果即时反应，透过回应字段等，就能让信息的传送方与接收方互相交换讯息。走到这一步，人类总算获得完全即时、双向的沟通手段，并且利用这项技术，可以自由地表现自我。



以艾伦·凯的三轴线为基础，探讨媒体与人之间的关系

❖网页、博客、SNS 与书的不同

然而，这些网页、博客与 SNS，全部都不是“书”。

我现在简单地写下“不是‘书’”这句话，在各位读者的脑海里，我想应该理所当然地会浮出“‘书’到底是什么？”这样的疑问。

翻开大辞林找一下书的定义，“书（本）”就是“书物、书籍”，要是查“书物”是什么的话，就会找到是“本、书籍”的定义，再找“书籍”是什么，就会出现“本、书物”，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在广辞苑上“书（书物）”会找到“以文字或者图画等撰写，并且印刷后装订成一册的东西”这样的定义，在明镜国语词典上则是“将文章、图、照片等透过编辑、印刷出纸页后，合并装订为一册的东西”这样的定义。

此外，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统计方便，于 1964 年所采用的简单基准则是“封面不纳入页数计算，本文至少要有四十九页以上，透过印刷成的非定期出版物”。

更进一步，出版新闻社 1971 年发行的“出版事典”中，关于书（书籍）则有“1、指通过文字、图录、照片等，以传达作为目的，表现出

的内容。2、内容由纸页所印刷。3、为了不让纸页分散，而装订在一起，并且通过制书令内容与封面能够整齐地排列。4、须具备某程度的分量（除去封面与封面里，五十页以上的非定期出版物）”这样的定义。

如各位所理解，这些定义中经“印刷”后“装订”成册作为前提的定义，称之为古老并不为过。除此之外，对于页数严格的规定，我也觉得已经不具任何意义。

所以，如果以实际状况将精要部分取出的话，应该就是包括“文字、图录、照片等”通过“编辑”后“合并在一起”所构成的东西，结合这些部分的定义。

与这一点相呼应，从纸书时代取出其巧妙之点，并且能够给予更为普遍定义的，大概非新明解国语辞典莫属。上面写着，书所指的是“为让人们阅读而写下（印刷出）的集合物”。这里虽然没有谈到图录或者照片等，但从“为让人们阅读”的叙述中，知道其所指除了文字之外，还必然包括了有助于理解的各式各样元素。

而且“印刷出”的部分加上了（），也就是不一定要经过印刷也行，只要写出来就能成为书的意思。也就是说印刷这项工程，对于书而言并非必要条件。

反过来必须的是“集合物”的部分。也就是说，不是单纯想到什么写下什么，而是为了“基于某种目的，思索出内容，以最有效的方式传达出想让人阅读的信息，以此构成的东西”。这么一来，与前面提到“透过‘编辑’后‘合并在一起’所成的东西”这些来自其它字典定义中的精要不谋而至。

让我们在这些点上更进一步，重新尝试回答“‘书’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答案应该是“将为了让人阅读的事情，通过文字、图录、照片等交织记述，为了将目的更有效率地传达而编辑，集集成一体的东西”。也是一个题目跨越数页展开、透过某个主题形成整体，阅读时需花上数小时的东西。

如传说般的《Whole Earth Catalog》与《WIRED》的前编辑凯文·凯利（Kevin Kelly）也曾说过，“‘书’并非指的是物体，而是持续开展的观点或叙事（话语 / 故事）”。（<http://wired.jp/2012/01/28/future-of-reading-kevin-kelly/>）

同时他也基于自身经验，提到读者注意力的持续时间，一般阅读网页时不过几分钟，而阅读书时则接近十个小时，甚至更长。

从这一点来看的话，一般网站上的页面，每页大约一千字左右，版面上则是一页一题目，数页构成一主题居多。同时内容的发送者也想读者可能会从一半开始读起，或者只读一部份，于是以较快的节奏来叙述故事。也就是，网站与其说要读者慢慢阅读，还不如说以快速提供信息的态度来制作内容较为普遍。

换成博客时，特别是以个人兴趣做为主题时，一页中通常会容纳相

当长的文字，具备充实内容的文章并不少见。但是这时又因为版面的问题，不适合阅读长文章，甚至有些案例还会让读者感到痛苦。

然后，更不用说两者基本上都是横排，就算想要配合内容提供竖排的内容，除非有着相当程度的知识才能办到，甚至在某些系统上根本没办法做到。

但是这些内容可以透过编辑者的角度重新调整架构，并且加上易于阅读的版面作为书籍贩卖，我们的确也看到了不少实际的成功案例。从这件事情上，可以更进一步理解“书”的定义中，“编辑”与“集合”方法的重要性。

那么又该怎么谈论 SNS 呢？毕竟是将随时随地所想到的事情、在意的信息，或者于眼前发生的事情等突发地、断续地发出、记录的空间，缺少持续开展与故事性，还是与“书”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异。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无论是谁都可以简单地发表讯息，但在这个谁都可以表现自我的时代，却不得不说作为“阅读” / “让人阅读”的平台而言，还有着不足之处。

❖通过 Romancer 跨越“网路”与“书”的鸿沟

前面提到的不足，通过电子书阅读器的硬件与软件来补足。使用这些专用的装置或阅读程序，就能够活用互联网所带来的即时性，需要的书（如果有上架贩卖的话）瞬时之间就能够下载来阅读。这里所处理的是本文中所提到，作为“书”的体裁良好、能供长时间阅读的内容。

但其反面，像是网页或者博客或者 SNS 那样，只要通过常用的浏览器，内容的发送者就能通过自己的手将信息上传并且即时公开，这样的自由在电子书机制里消失了。同时对于读者而言，就算只读免费的内容，也非得要注册登录，提供一些个人信息才行。

这是商业上筑墙的考量、为了提供其强大功能而无法避免的问题，但不管是否商业还非商业，这与纯粹想在网路上发表著作、或者享受读书趣味的需求无法相容。

Romancer 就能跨越这道鸿沟，可称之为提供给读者与作者最大限度即时性与自由度的数字出版工具。笔者也试着将《节能党通信特别号》（http://r.bin.jp/epm/e1_2808_12052014071742）这本小品透过 Romancer 发表，透过多数人所惯用的 Word，在文件上设定好标题等等，并且将封面及图片采用特定的格式准备好就行，几分以后就能在主要的 Web 浏览器上如书一般阅读，简单到令我感动。

由于全部都能够自行控制，更能进一步专心地做细节的调整，直到发表前一刻都还能增加细节，并且还能自由地发表后修改，或者设定成非公开状态，从作者的角度来看，非常具有魅力。

除此之外，要我个人对 Romancer 提出需求的话，既然是以 Web 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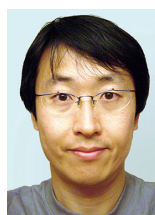


大谷和利 著
《节能党通信特别号》

基础的服务，就会希望能更用力加强双向性。具体来说，现状作者或读者若要发表评论的话，可以书为单位分享，理想上则希望如同 CommentPress (<http://futureofthebook.org/commentpress/>) 所呈现一般，能够以段落作为单位，做到细微地交流对话。如果能够办到这一点，毫无疑问地使用电子书来阅读的意义将会到达过去所不能及的高度。

当然，Romancer 是基于云端服务提供的网页应用程序，就算进行了这样的规格强化，使用者端不需要进行任何版本更新等操作，就可即时且便捷地使用新功能，也是非常大的一项优点。

另外，前面提到凯文·凯利曾谈及近未来的出版环境，默认将会出现“比杂志的专题长一点、但比书还要短，在这之间将会诞生出新的商业机会”这种新的格式。Romancer 对应各式各样长度的电子书出版，并且具备简单且即时发表的机制，和容易修改的特性。我觉得是最接近这类崭新阅读平台的技术。



大谷和利 (Ootani Kazutoshi)

1958 年出生的科技作家，活跃于各种媒体之中。曾经访谈过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斯蒂夫·沃兹尼亚克等人。担任原宿“AssistOn”董事、NPO 法人“MOSA”副会长。著作有《Apple 的未来》、《成功企业为什么重视“照片”？》等书。

美国出版界 到底正面对着怎么样的变革

BookJamBooks 编辑主千 秦 隆司

我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到附近三家咖啡店的其中一家，边喝每天的第一杯咖啡，边读着报纸，确认当天要做的事，然后开始工作。现在住在纽约的我，工作上大多数都与美国出版界相关，就是阅读与出版相关的报导、与美国的编辑者会面、然后写些什么。在这样的生活中，就算自己没有意识到，也对美国出版界的状况有着深刻理解。现在，美国出版界正处于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趋势呢？这次就以我的方式探索其走向。

❖ OR Books 出版社提出的答案

我住的公寓附近，有着一家叫做 OR Books 的出版社。越过公寓前的第六大道，在格林威治区如迷宫般的小路间，看那天的心情选一条走，斜向往南行。不管是哪一条路，几乎都会接上瓦里克街（Varick Street），而瓦里克街在中城称为第七大道，而来到下城，街的名字就改变了。就在这条瓦里克街上，有着 OR Books 的办公室。

OR Books 是由曾任 Grove Press 与 Four Walls Eight Windows 等出版社编辑与发行人约翰·奥克斯（John Oakes），以及从英国出版社转到美国大型出版社 Scribner 担任资深编辑的柯林·罗宾逊（Colin Robinson）所创立的出版社。OR 这个公司名，就是取自奥克斯与罗宾逊两人姓氏的开头字母。



约翰·奥克斯（John Oakes）

柯林·罗宾逊（Colin Robinson）

我觉得能和他们两人分别进行访谈是件非常幸福的事。虽然各自在不同的契机下相会，但无论哪一方的访谈，都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理由当然在于他们的个性以及其职业经历令人趣味横生，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OR Books 不使用一般的流通渠道，是一家仅在互联网上出书的出版社。也就是说，OR Books 是一家纸书仅靠着随选打印（POD, Print On Demand），要不然就只有不用纸张的电子书的出版社。

两人的访谈可以从这里观看（约翰·奥克斯：<http://bit.ly/johnoakes> 柯林·罗宾逊：<http://bit.ly/colinrobinson>），对谈内容我就不再重复，而我最初所想的是：光靠互联网，真的能够让一家出版社持续存活吗？

在这一点上，约翰与柯林都抱持着相同的意见。也就是“到现在为止的出版方式以既已宣告终结，OR Books 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出版想出的书，而选择的一条道路”，这样的理念。

在美国与英国出版界有着长时间经历的两人，花上了好几年打交道的就是一连串固定的出版流程。通过出版会议决定出书的计划后，约花上一年出书，尽可能地大量地流通到书店中。然而，大多数的书都卖不掉，遭受退货的命运。

约翰说“这非常容易让人感到压力，而且伤感，尽管如此也还是束手无策”。就算是非常好的书，在大多数的状况下也会面临相同的结果。

他们之所以会成立 OR Books 这种新形态的出版社，原因是“我们觉得不得不找出新的做法”，找出想要与过去焕然一新的方式。

约翰这么说。“现在既是非常刺激的时刻，同时也是非常恐怖的时刻。出版社迈向成功之路，现在有很多条。五年、十年前书籍出版只有一种方法，但现在却不是如此。”

到底出版业界将会面对怎么样的变革呢？如果真的要变的话，又会变成怎么样呢？这是个非常非常令我感兴趣的问题。

❖ 出版社的挑战并不是与数字技术契合

Seven Stories Press 出版了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作品，创立这家出版社的社长丹·西蒙（Dan Simon）因为他的小孩与我的小孩小学同班，我们因为这层缘分而结识。

与丹的这段对话也可以被当作“对谈”吧（<http://bit.ly/dansimon>）。与丹这席话让我感受到的印象与任职 Knopf 出版社，作为美国负责村上春树作品编辑的盖瑞·费斯凯强（Gary Fisketjon）对话时的体会是一样的。

与费斯凯强对谈时，有一句话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问他，在美国的会有书卖不掉的状况吗？费斯凯强当时举了畅销书《冷山（Cold Mountain）》为例，这么说道：

“《冷山》这部作品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后，一共卖了一百二十万

册。但这册数若与美国人口相比的话，甚至未达 0.5%。我觉得读小说（Fiction）的人数应该更多才对。”

他说，从现在开始，书应该会卖得更多，并且想朝向这趋势出更多好书，并且努力让更多人知道好书的存在。

从费斯凯强的话中可以见到，现在美国的编辑者对于未来书籍市场的销售量并未持着相对的危机感。毕竟美国书市与日本最大的差异就是不显得“萧条”。根据美国出版者协会的书籍产业研究小组（BISG）所发表的数据，会员一千两百家出版社所出版的一般书籍，每年销售量约一百五十亿美元。这与 2012 相比约成长了 1%，而从 2011 年到 2012 年，这段期间约成长了 7%。¹

但是，其商品构成与贩卖方式有着大幅度地改变。

美国的言论杂志《新共和（New Republic）》上刊载了美国一般书籍纯利润的变迁报导。若看精装书的话，从 2008 年纯利约五十二亿美元落到 2012 年的五十一亿美元，而平装书的纯利润则从五十二亿美元掉到四十九亿一千万美元。此外，同时期电子书的纯利益则从 2008 年的六千四百万美元提升到 2012 年的约三十一亿美元。²

担任企鹅·兰登书屋英国区 CEO 的汤姆·威尔顿（Tom Weldon）曾经这么说³：“有人说出版业将会深陷窘境，但他们的想法完全错误。我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会产生出这样的看法。”

去年合并完成的企鹅·兰登书屋成为拥有约一万五千名作家的出版社。威尔顿曾说出版业界比起任何娱乐 / 创业产业，更适合数字世界。

“这四年之间，企鹅与兰登书屋迎接了经济上最丰沛的一段时期。”
企鹅出版英国区的 Twitter 上有着超过七十万人的跟随者，并且每月从公司送出的电子邮件有两千五百封被阅读过。“今后的挑战并非如何契合数字技术。问题在于如何让读者知道出版的好书。”

Amazon 可以基于顾客的搜寻介绍“推荐商品”，但威尔顿所想的是，出版社如何比 Amazon 更深层地了解读者需要些什么。

“他们会集中在哪里、喜欢些什么、该如何与他们对话等等”对于企鹅而言，还在了解读者的初期阶段，但一定会找出如何与读者沟通的最佳方法。

这也就是所谓“Discoverability（发现性）”的问题，读者如何发现一本书，印刷书与电子书之间有所差异。而针对这差异，Bowker 市场研究提供了有趣的资料⁴。

❖电子书的“热卖”公式

接着，在这数年间，电子书以每年超过前年 200% 令人惊异的幅度成长，但到了 2013 年电子书的成长趋于缓和，电子书约占出版社销售量

消费者如何发现书	
印刷书	第一名：店内展示 / 店内书架 / 旋转展示架
	第二名：亲戚与朋友推荐
	第三名：销售排行榜
	第四名：网络（作者网站）
电子书	第一名：亲戚与朋友推荐
	第二名：网络（试读区 / 试读本）
	第三名：网络（网站的推荐区域）
	第四名：销售排行榜
	第五名：网络（零售商的电子邮件）

基于 Bowker Market Research 的资料制作

的 30% 程度。现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电子书个人出版的数据。而个人出版也是电子书出版中重要的领域，可以预期未来也会有所成长。

多数传统的出版社都害怕纸书的销售量因而滑落，所以不敢将电子书定价定到四美元以下。也因此，感觉四美元以下的电子书市场被个人出版或者独立出版社所占据。

此外可以预见的是，之后知名作者也会逐渐投入个人出版之中。理由在于版税的收入。美国大型出版社对于电子书的版税率大致上是 25%，之后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若通过个人出版的话，根据贩卖网站有所不同，但基本会以 70% 结算给作者。

另一方面对于出版社而言，电子书的成长趋于缓和，而在数年前，若能早一步知道电子书的销售额约有 30% 的话，也更容易做出销售策略的推敲。几年前“之后会变成怎么样”、“该怎么办才好”这些迷惑感，现在已经在美国出版界见不着了。

那么，实际上读者从哪里买书，而且哪个种类的电子书卖得比较好呢？

这也是来自 Bowker 的统计资料，以十三岁以上读者所购买的书作为统计对象，从 2012 到 2013 年三月的数字，平装书占 45%，精装书 27%。而电子书占 22%。

这些数字也许显得生硬，但请耐着性子看下去。更进一步从统计数据中得知，有 42% 的读者在互联网上买书。而有 15% 的读者是通过连锁书店的实体店面购买，而从独立书店的实体店购买的约 6%，通过沃尔玛（Walmart）等大卖场购书的人也是同样 6%。若把目光转向电子书，哪一种种类的电子书卖得最好，根据纽约时报报导，以罗曼史为主题的小说卖得最好，而有关青少年（Young-adult）与儿童的书籍也逐渐增加。⁵

在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持续增加的现在，在数字机器上读书的人也应该会持续增长。但难以想像的是，电子书并不是唯一的“读书”形式。根据皮优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调查，只阅读电子书的读者仅不过全体的 4%⁶。这代表多数拥有数字机器的读者不仅读纸书、也读电子书，未来电子书与纸书将会共存下去吧。

❖ 陆续发生在出版界的新动态

我们从数字里看到了现在与未来的美国出版界，但是整体上，“书”的价格则有着下降的趋势，可以预测通过数字技术，在美国“书”将会被广泛的读者读到。

接下来介绍一下身处于出版界新动态之中的其中一位编辑、发行人，也就是前面所介绍过的 OR Books 的约翰·奥克斯的一段话。

“直到现在为止，我所工作过的出版社要判断出版的书能卖还是不能卖，从出版后六个礼拜就能知晓。这段时间里，大家屏息望着书店的销售状况，但大多数的情况都是达不到预期的销售量，并退回来。”

但是，只出版电子书与 POD 纸书的 OR Books，卖法却全然不同。

“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细火慢炖（Slow Burn），出版的书随着时间慢慢卖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卖得最好的市场是美国与加拿大，但是澳洲与欧洲也能卖出，哪一本书会卖到世界的哪个地方，观察这一点也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OR Books 的做法是建立在将书直接卖给顾客的构思上。和书店几乎没有关系，也不会像其他书一样大幅打折。而且，书一旦出货，就不接受退货。

但是，OR Books 的贩售方式也不完全没有问题。OR Books 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贩卖册数太少。不过原来就不打算出版著名作家与娱乐取向作家的作品来挑战畅销书榜，而是为了出版自己觉得具有价值的作家的书而创立这家出版社，所以发行量也不多。

不接受退书，可以说不会有现金流量上的问题。而当购入作品时，也一定会同时买下海外出版的权利，再将翻译权、出版权卖给外国或者国内的出版社，这份收入约占 OR Books 收入的三分之一。

OR Books 的做法在这个时代中，是提供书籍的一种做法，其他还有着以不同方式提供书籍的出版社与企业，让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一个是在于布鲁克林区的 Rosenfeld Media。这家公司以书籍出版作为“使用者体验（UX, User Experience：也就是使用、消费某项产品与服务所获得的整体体验）”的入口。具体来说，让能成为作者的人物写下具有专门性的书，并且积极地推动该作者的品牌。并且由此产生顾问或演讲与研习等业务。是通过书产生“使用者体验”影响力的做法。

此外，最近 Scribd 与 Oyster 也提供了每月约十美元左右固定费用，不限册数下载免费阅读的服务。这样的阅读网站也开始被关注⁷。Oyster 已经与哈泼·柯林斯以及迪士尼等大型出版社缔结契约，随意读网站之后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大型出版社能有更进一步的业务合作。但可以预见随意读网站未来也会成为一种提供书的方式。

❖ 数字专门出版社的目的是为了反印刷吗？

最后提的案例不是出版社，而是在美国，为了让人们得以对应瞬息万变的出版产业，而诞生出的课程。其中一项是纽约市立大学新闻系（CUNY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下的 CUNY 出版组织（CPI）⁸。2013 年由约翰·奥克斯所创立，并由他担任所长的学术单位。CPI 针对现在出版界有哪些重要的变化，包括现在书籍产制的流程、行销与流通等各个主题举办各种研讨会。而这些研讨会谈论各种新的想法，并且由实践这些新想法的编辑或者发行人、行销主管负责主讲。提供了让想要借由电子书创业的人、或者已经处于出版业界中的人，能够学习现在、或者未来出版业变化的绝佳机会。

若从这些各式各样的观点来观察现在的出版界以及未来出版界。随着能够在屏幕上阅读的数字化时代的发展，电子书也会以书籍贩卖的一部分逐渐成长。开头约翰·奥克斯曾说过“现在是非常刺激的时刻”，美国出版界毫无疑问地正在面对着逐渐改变的新时代。

最后让他以出版人、编辑者的角度说明对现在的看法。“我并非反对印刷，也不是数字领域的专业者。而是作为出版人，希望能够有效地将内容以读者想要的形态提供出去而已。也就是说作为读者以及作者的仆人而已。”

现在可以说，作者、编辑与出版社拥有了能把书提供给读者的新方式。未来出版业界将逐步加入各种进化中的数字技术，又将给美国出版界带来怎样的新变化呢？光是想像就让人兴奋不已。

※1：出版人周报（Publisher's Weekly）：http://bit.ly/pw_vj

※2：新共和（New Republic）：http://bit.ly/nr_vj

※3：卫报（The Guardian）：http://bit.ly/tg_vj

※4：蓝灯笔记（Bowker Market Research）：http://bit.ly/rn_vj

※5：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http://bit.ly/vyt_vj

※6：皮优研究（Pew Research）：http://bit.ly/pew_vj

※7：Cnet：http://bit.ly/cn_vj

※8：CPI：http://bit.ly/cuny_vj



秦 隆司（Hata Takashi）

出生于东京。于麻萨诸塞大学毕业后，经历记者与编辑工作后在纽约独立创业。1996 年创办美国文学专门刊物《American BookJam》。翻译作品有日文版《宣言 书的未来》、著作有《搭上慢行列车出发吧（スロー・トレインに乗っていこう）》等。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BookjamBooks> Twitter:<https://twitter.com/BookjamBooks>

最贴近我们这一边的媒体

株式会社 Voyager 董事 萩野正昭

❖孤立无援中，独自伫立传播的悲哀

为了将思想与意志传达给多数人，于是我们有了媒体。但现在这世界上，能够统御传播的力量，已被现存的强大媒体所包围独占。要说就这么随波逐流也好。如果能够不依赖任何人，尽可能以自己的力量进行传播的话，其影响力是有限的。

即使政治家在车站前进行街头演说，能传达其政治思想的人数仅限于眼前聚集的一部分。我曾经在新桥与数寄屋桥看过好几次右翼的领袖向人们提出呼吁的身影。晒得黝黑的额头下有着锐利的眼神，高举着手诉说着“赤色”的恐怖。背后悬吊的布面上描绘着世界地图，呈现着涂满红色 着极大范围的国家。领袖指着那些国家，但人们丝毫不受那魄力所影响，走在街上的人们就那么穿梭而去。与投入的精力相比，大概没有比这效率还低的传播方法了吧。

我工作上的好友鲍伯·斯坦（Bob Stein）是毛泽东崇拜者。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门前每天配发着传单。要说那些传单根本不会有人读，就这么被抛弃也一点都不为过。配送传单是冀望会有谁能够对文章中的任何一行产生反应，最终人们毫无反应，使他心中满是挫折。

这两个案例里所主张的主义是相对立的，但都传达出在孤立无援中独自伫立传播者的悲哀。喊到声音都哑了还持续喊，但就是没有任何声音相呼应。“诉说”的结果，让大家都在咀嚼着这份无穷无尽的孤独感。而这更呼吁了人与人之间需要相羁。在这不可思议但令人感动的景象中，我觉得隐藏着能够解释出版真正意涵的关键。

相较于前进一步搭话询问，媒体宁可拍下人们群聚的照片并且刊载于版面上，或者透过镜头让景象映射在接收的机器上，只有这样，他们才愿意扣下传播的扳机。以囫圇吞枣的态度咽下整体并且煽动，比起知道实际滋味，更愿意短线地传达出好恶。会让他们做出这些举动，决定性的理由就是大媒体所谓“中立”的魔障吧。若不先决定观点（Point of View），就无法“诉说”，沟通更不可能成立。且观点并非能够简单地一元化，而具备往多元化发展的倾向。若朝向这个方向发展，媒体就不会是需要承担数量减衰的商业，而是可以朝向等倍成长的道路发展。全部统整后若还能高坐于那压倒性的集合之上，媒体的本领自然不言而喻。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代之中。并且是想要“诉说”的一份子。

❖那个书作为最便于“诉说”的时代

1800 年时，书就是电影、也是唱片。说出这句话的是名为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的德国文艺、媒体评论家¹。他还说，在技术上当然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在读者心中所想像的却是如此。作为绝对无法记忆下来资料的替代品，书获得了绝大的权力与名声。就算胶卷以及留声机技术被发明出来，使得视觉与听觉从纸上被分割，作为具有独特表现性的媒体，却更能在各种方面得以自立。而书写，就算经过打字机的发明，也一直无法脱离纸这种媒介。

若想要“诉说”的话，最接近我们身边的就是书了。尽管显得朴素，但想要“诉说”时，这小小的媒体真挚地在身旁等待我们所用。这也就是出版所能达到的事情。未来社、晶文社、孔夫子书房……各种小型出版社出了许多精辟的书籍。而且他们看来没有想要扩大营业的打算。那么，他们和媒体自身的兴亡又能有着怎样深刻的关系呢？就算拥有得以承担言论的媒体。但纸媒体过去的基础已经产生了剧变。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很难掌握原因所在。但以发生在面前的现象来看，事实就是事实。

若要把写好的剧本拍成电影上映，需要工作人员的数量、投入的摄影器材与技术等等，加起来需要莫大的费用，并且要能够使其上映也并非容易。如果是电视节目的话，也许规模上可以小一点，但要想透过电波传递出去，也需要特别的执照才行。这可不是谁都能随便做得到的事。

可以说只有书是公平的，并且作为自由的媒体支撑着各式各样的沟通。在二十世纪末的数十年间，突然随着出版册数的增加与经济至上主义所影响，产生了质变。大多数的人认为能卖出去的书就是好书，比起出版的自由，挑选能卖的书更为重要。“诉说”话语的主角从书写者，逐渐转移到了出书者身上。

出版绝对不是单指纸书这样的包装品而已。作为定型物品的书，一开始被制造出来后，就伴随着保管与流通的问题。除了通过流通体系卖出的加算以外，还伴随着退书造成的减算。复杂的物流处理系统，经过了只看得到卖出的时代，当开始往增加的退货处理倾斜时，就会留下极大的负的遗产而让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最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书这种媒体，开始走向消亡之路。

我曾想过 Web 能逐渐让我们从闭塞中得到释放。像身处在没有媒体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世界里，为了抓住一线生机，向数字离散，人们互相激励独自开拓出新的媒体。在这二十年里，我们不就目睹了这一切吗？

❖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书之媒体

若受到媒体浮沈的点滴影响的话，你的主张也会因而动摇。人们必

须迅速地、明智地去冷静选择所需要的媒体，并且提早准备。

我在这么思索的二十二年间，Voyager 也持续在做数字出版工具。但却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成果。无论哪一款，都无法超越一本纸书所能达到的成果。其中一项根本问题是，出版本身要去适应不断升级中的各个技术基础（OS 操作系统与硬件）的环境，处于被动状态。所以降低了出版的独立性和自由度。

但还是想做些什么。问题的突破点就是与纸书真正地脱轨。也就是放弃在视觉上美感层级的竞争。若不求好看，那么取而代之书的必要条件又是什么呢？书经过包装化后，能够一直保持其完整性。而其独特之处就是在固定化后才开始出书。不准许一切的变形与变化、能在页缘余白处写下笔记，或者透过咀嚼内容而加上注释，经过包装化、固定化的纸书，处理这样额外信息总有其限制。而在这之中，就暗藏着数字出版所能达到的出版之未来。

若能逃出操作系统与硬件的限制，并且靠着互联网流通的话，就能开拓出一片天地并得以独立。在 Web 的基础上产生重新构架出版的行为，是再自然不过了。

从 2010 年开始，以位于旧金山的网站典藏计画馆（Internet Archive）为中心所发起的 BiB = Books in Browsers 活动，呼唤来了一群怀抱相同烦恼的未来出版相关的实践者。这活动的主题是：互联网与书渐渐变得很难区别，在不久的未来，这种区别将完全消失。

现在的“电子书”业务多数还是复制纸书的模式并且承继。连书的内容都得像纸书一般呈现，这是被加上了有意图的制约所造成的束缚。这就是在出版社主导、饲养下“电子书”的真正样貌。身为 BiB 研讨会主要成员的休·麦奎尔（Hugh McGuire）主张如下，并且列举了在互联网上为常识，但现阶段“电子书”所不能达到的事情：

- 无法复制、粘贴
- 无法为特定的章节或语句加上链接后分享
- 就算搜寻到电子书，却无法直接通过链接进入电子书之中
- 无法越过书店的壁垒，共享感想或者评论（限于特定书店内）
- 没有 API 能够满足选取要引用的部分后输出的需求
- 无法取出阅读进度、更没有相对的搜寻方法 等等

休·麦奎尔就大胆地向 BiB 研讨会上的同志们呼吁，试着将各自的想法与常识集结成一本书。2012 年通过 O'Reilly 出版了《Book: A Futurist's Manifesto》。次年（2013 年）由 Voyager 推出了日文版《宣言书的未来（マニフェスト本の未来）》²。这本书自身在制作流程上大胆地采用了数字化方法，并且构建了在网上流通的机制，PressBooks 就由此而生，休·麦奎尔所主导的数字出版系统就这么开始运作。

经过了长期延续的书的历史，数字到底拥有哪些能够胜过纸的地方，

现在还没有能够明确说服人们的材料。但这让人不懈地挑战下去。既然具有挑战性，就无惧于危险。也可以说拥有着一一定的余裕吧。我们正在面对的崭新的发现。呼吁出版社走向数字之路的 O'Reilly 出版社负责人提姆·Tim O'Reilly 有一次举了个非常浅显的例子，来宣示面对崭新发现所具备的意义。他给大家看了一张有着一堆莓果的投影片，里面有好吃的莓果，也有着有毒的莓果，该吃哪个？哪个又不该吃？要是想知道的话，只有亲身吃过的人才能告诉我们这个答案。³

谈论日本数字出版时，绝对不可忘却的青空文库，其活动是在无偿的条件下进行的。若把金钱视为我们所求所需的每日粮食的话，那从一开始就是个危险的挑战，但青空文库将日本古典作品通过数字展示在我们面前。在那里发表超过一万笔以上的资料，事实上引起了日本数字出版的爆发性成长，到底是谁充分利用了它呢？

挑战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不但赚不到钱，甚至还会赔钱。但说实话，就是这份想要诉说什么、想要留下些什么的想法能够凌驾实际利益，让我们能够成为面对崭新发现的一份子。这份志气才是能够找出书的崭新世界的原动力。现在在网上兴起了各式各样可供利用的活动，随着人们呼应，活动迅速扩散开。而且可以明确知道，书若存在于网络上，对于读者而言确实更为方便。休·麦奎尔一贯主张的现实，正在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媒体与书写者之间关系越发重要的时代

最站在我们这边的是谁呢？要找到没那么简单。追逐“诉说”的困难的力量俨然地持续运行着。你只是个普通的人、不过是个读者、看着一切发展的人，是不可能在一瞬间之间理解“诉说”所需些什么。就算知道的话，也不过是轻薄短小的素人游戏程度而已。请咽下这股愤恨，才能让我们继续下去。正是因为我们持着这样的情绪，才无法得到认同。但我认为就是因为这股情绪，才能从那之中让我们能成为想“诉说”的一份子，并且开始朝向那条路前进。

我们以书写来“诉说”，而“诉说”中想要传达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近于自己的境遇、基于所在立场上的经验，对于事实的纪录。说是掌握了事实，倒不如说是认同了那个人的观点。就算并非客观，也是人身处现场，从体验中所编织出的话语。这些话语不需要多。也不会有什么回应，和慢慢消失在嘈杂声中的回音一样。但是想要找到能够记录这些声音的媒体实非易事。是要就这么舍弃呢？或者从中找出价值呢？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我们有多少需要学习的事情。要从多少的体验与探索中，我们才能够学到教训。互联网书库所举办的 Books in Browsers 的讨论也是这样吧。从讨论中所发展集结成的《宣言书的未来》可以验证 然后我们试着对其中数人尝试做出追踪采访。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有着怎么样

的提案、具体又做出了些什么、以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形态实现出版⁴。这些作为都利用了数字工具作为支援，若没有数字工具的话，就不可能办到。

发音的人、将其记录下来的人，以及将其公开、出版的人。在那其中可以知道，虽然很微妙，但确实存在着让书写者与数字出版方式相互提携、彼此共行的意志。

我们需要属于我们自己的媒体。并且努力培育媒体、使其独立。这就像是在无人黯黑的广场上，对着想像中看不到的支持者呼喊一般孤立无助的行为。就像是我所目击到在街头指着地图的右翼领袖，以及站在门前配发传单的左翼斗士一般。然而，我们也如他们一般，从现在开始尝试。作为通过自己话语传达的一个人，伫立在那儿。

我们 Voyager 的出版工具经过了迂回曲折的道路，但面对着书，却无法提出任何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已经在前面叙述过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更不能够放弃。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以至于三次、四次提出了各种新的出版工具。最终达到的结果是命名为“Romancer”的出版工具。⁵

作为从 Books in Browsers 研讨会所学到的教训，Voyager 全面转向，朝向让书能在 Web 浏览器上阅读的方向发展。以商标“BinB”所推出的阅读系统，于 2011 年十二月八日开始启动。这个系统将 Web 浏览器作为阅读程序，不需要另外下载特别的阅读程序。而自己的内容也不会因为书店的决定而受到退件以致于无法阅读。在这层意义上，“BinB”在自由性上大幅提升。而且只要有 Web 浏览器，就能立即在自己的装置上阅读想要读的内容。这种直觉性的阅读风格获得了相当高的好评，“BinB”被好几家有名书店、大型出版社所采用。

但是我们也必须面对我们对外所宣称的口号。对于想要“诉说”的、因为少数而受到忽视的人们做出支持。“BinB”虽然通过 Web 浏览器就能阅读，提供了平易近人且直觉的阅读方式，但另一端又不得不维持能够提供服务的服务器系统。这对于个人以及小规模出版社来说，要能维持营运在现实上是难以做到的。

若通过“Romancer”的话，无论是谁都能够能够在 Web 上发表内容，也提供了能在自己的控制下贩卖作品的机制。搭上名为“Romancer”的列车，就能达到在网页上发表自己作品的目的地，并且能够同时取得数字出版通用格式的 EPUB 文件。你可以使用这个 EPUB 文件在有力的电子书店自行贩卖，或者与 Voyager 合作共同展开商业活动。

❖明确地表达出来

无论通过书写、还是作画，现在都将与下一个时代相连。饱经挫折，扛着沈重的负担也要开拓出一条道路。咬紧牙关看清人们所背负的苦痛、反抗以求不被割舍排除，这就是活着的证明。我们希望书写者的作

为能够开花结果，于是将他们视为专业者；也希望不把人们书写这件事视为低下的作为而不去看甚至轻视。无论是哪一位作家，都有着默默无闻的过去不是吗？大家不都是从众多的失败中，掌握到那一道光芒的吗？

这不是等待谁能去做的事。世界上有着很多了不起的人、有力量的人。但是我必须丢弃等待谁给予的生活方式。若有必要，就得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出来。我们或多或少在自己的工作以及关系中，获得足以自豪的知识经验。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将这些想法置放到属于自己的媒体里吧。更明确地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就能为你提出支援、做出贡献、通过数字去追求。这就是与数字出版相关的人所应尽的义务。为书写者灌注勇气。创造出勇敢挑战时代的领导者。绝对不要现实地问到底现在能赚多少钱。也别以这样的话语蛊惑人心。舍身取义，我觉得数字出版要是没有这样的觉悟，数字出版最终成为一堆垃圾而已。

我们有自己能做到的事……但也有着做不到的事。拿出彼此能做的事相互接触。彼此分享、互相给予，并且铭记在心、学得技术。我们在这二十二年与数字的搏击中，就是这么学习的。你若给别人些什么，就能确实地让彼此间共同拥有什么。通过携手合作不断打造出新的试用工具，这不才是数字出版真正应该要走的道路吗？

- ※1：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胶卷·打字机（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 ※2：《宣言书的未来》（日文版）：<http://tt2.me/15294>
本书台湾中文版书名为《数位出版：未来主义者的宣言》
- ※3：追悼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Tim O'Reilly：<http://youtube/inH-RV6PkSU>
- ※4：“谈谈如今今后的书吧——《宣言书的未来》的作者如是说”：



2014年7月2日
2014年10月2日
封面设计
内文排版
中文翻译
中文版排版

日文第一版发行
中文（简体字版）第一版发行
平野甲贺
株式会社丸井工文社
董福兴
奥嘟嘟工作室

発行所 株式会社Voyager | Voyager Japan, Inc.
〒150-0001 東京都渋谷区神宮前5-41-14
<http://www.voyager.co.jp/>
tel. +81-3-5467-7070 fax. +81-3-5467-7080
e-mail. infomgr@voyager.co.jp

- ・ 本型录所记载的内容、金额等可能无预告变更。
- ・ T-Time、.book/dotBook、BinB、Romancer以及其标志是株式会社Voyager的注册商标。
- ・ 其他记载的公司名称、产品名称为各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